通志堂經解

日仁12
1411
430

門 12
部
卷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一

大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
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

孔氏曰自此至地者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祭天地山川之事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穀熟而嘗之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又烝進也進品物也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註云禘宜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鄭註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已見郊特牲註故略之也鄭知周春曰祠夏曰礿者案宗

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知以禘爲殷祭者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是禘爲殷祭殷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是文王天保之詩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祠而詩先祠後祠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句也于公諸盩至不寧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

長樂陳氏曰祠禘以飲爲主所以順乎陽烝嘗以食爲主所以順乎陰春祠夏禘秋嘗冬烝此殷祭也殷以長發爲大禘言大以見小則夏禘小禘也郊特牲祭義言春禘蓋夏禮也

馬氏曰此宗廟四時之常祭也祠以飲爲主而養死者之陽氣故春則謂之祠而禘必於仲夏而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所以審諦昭穆也故夏則謂之禘嘗以食爲主而養死者之陰氣故秋則謂之嘗烝也萬物盛多可以備禮故謂之烝北虞夏之制也而周則變祠而爲祠變禘而爲禴而詩序亦曰雖禘大祖也

山陰陸氏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正也春夏以飲爲主審諦之時也春可以謂之祠夏可以謂之禘夏可以謂之禴亦可以謂之祠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王制曰春祠夏禴是也祠品物少文詞多春之事而已故夏未有言祠者凡此三代共之先儒謂周曰祠誤矣且方言祭又不備舉祠不足言也故禮言春祠夏禘禘言道嘗言物故禮言春禘秋嘗詩曰禴祠烝嘗稱祠者四時之祭備舉不嫌也大司馬言享祠不言祠言享烝不言嘗亦以其盛者言之

虞氏曰周禮大宗伯之職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

王以嘗秋享先王司尊彝亦言春祠夏禴
秋嘗冬烝此四時之祭名也考之王制則曰春曰礿夏曰
禘祭統亦曰春祭曰礿夏祭曰禘又與周禮所言春夏之
制相反矣考之郊特牲則曰春禘而秋嘗祭義亦曰君子
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又與王制祭統所言春夏之祭相反
矣鄭康成之說以春礿夏禘為殷之祭周則改之亦無
明文可據蓋成康以意揣之也至於郊特牲言春禘鄭氏
釋之曰禘當為礿字之誤也意謂王制祭統既言春礿則
此不當言春禘故以為礿字之誤然則祭義又言春禘豈
有二篇之文皆誤哉此不通之論也竊嘗以意求之周官
所言春祠夏礿此周禮也王制祭統所言春礿夏禘此殷
之禮也郊特牲祭義所言春禘此夏之禮也何以知之記
曰殷人尚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又曰樂陽氣也又曰殷
人先求諸陽則殷祭皆用樂矣郊特牲所言春禘秋嘗而
禘既為夏禮則春礿為殷禮矣
江陵項氏曰一歲四祭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所
以待未毀廟之主凡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用之獨無田者
謂之薦耳三歲一祭曰祫所以待既毀廟之主自天子至
於大夫用之以其有大祖之廟可以藏毀廟之主也五歲
一祭曰禘所以報其繼天受形之祖則惟天子獨得用之
蓋自其祖而上之至於天地之初賦形之始繼天而生者
禮至於此不可復加非有天下者其孰得而行之哉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
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鄭氏曰五祀謂司命也中雷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

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視三公視諸侯視其牲器之數也諸侯祭名山大川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

孔氏曰案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竈諸侯五祀無戶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是司命中霤門行厲也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鄭註無地祭三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案上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戶竈中霤門行以爲殷禮此大夫五祀之神又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差等故以月令五祀當之總爲殷禮此文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別爲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也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

視子男鄭註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也案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享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享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享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簋皆十有二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王制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則伯與侯別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此王制所陳多是夏殷之制夏傳所說亦非周代之禮則鄭所註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以夏傳言之則侯是侯爵者非五等諸侯也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曰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但泰山又云晉人有事於河是也

秦溪楊氏曰舜望秩于山川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嶽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隆殺重輕耳註疏拘於
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失於太泥遂至于不可強解不
必然也

馬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所以報本
反始抑以防僭亂之階也蓋天地者有域之最大者也而
天子者域中之所尊也故祭天地社稷者土穀之神也而
諸侯者爲天子守土也故祭社稷大夫則有家故祭五祀
蓋在上者可以兼下故天子祭天地社稷五祀在下者不
可以兼上故諸侯祭社稷而不得祭天地大夫祭五祀而
不得祭社稷荀子曰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
夫是也古之爲祀典有功于民則祀之而名山大川者有
功于民而民之取材用也蓋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衆
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而其所報者寡故祭

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延平周氏曰祭社稷者不得祭天地祭五祀者不得祭社
稷故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天子百神之主
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境内之主唯名山大川之在
境内者則祭之

講義曰天子祭天地謂祭天神于南郊祭地祇于北郊也
諸侯祭社稷謂社爲五土之神稷爲五穀之神也大夫祭
五祀謂祭司命中霤門行厲也經言五祀多矣月令則戶
竈中霤門行也祭法則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也曲禮
兼言天子諸侯大夫之祭五祀故釋者與月令同此言大
夫祭五祀以別于天子諸侯故釋者與祭法同

山陰陸氏曰三公坐而論道諸侯朝宗者也

廣漢張氏曰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内山川山川所以爲

神靈者以其氣之所感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爲之壇
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祝之實而交乎乎隱
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
其地則其失久矣夫山峙川流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
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強爲
之雖百拜而祈備物以享其有時而應亦偶然而已
新安朱氏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
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
子者這一个神明是甚麼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
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 語錄
又曰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
無故不至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
人心僥求非望無所不至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鄭氏曰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絶無
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晉
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内皆因古
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絶滅而無主後者則
天子諸侯祭之祭法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禮運祀之郊
也禹也殷滅夏必不郊鯀必應封夏後但不知名杞與否
至周封夏後于杞不廢殷時夏後已郊禹也晉侯夢黃熊
事見昭七年左傳晉侯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韓宣子問
子產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羽淵
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或者未之祀也據傳意謂
晉爲盟主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

後者鄭引之者以證晉居夏之舊地縣無主後故晉祀之
石林葉氏曰亡國絶世而無主後者雖已廢而不可舉然
先王興滅繼絶而因國亦祭者所以見其仁也
盧陵胡氏曰因國謂所都所封之内因古先聖哲所居之
地若晏子云爽鳩氏始居此地而後季萴因之有逢伯陵
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之因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
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鄭氏曰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
于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
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
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
畢而祫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
祭一祫一禘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故四時礿禘嘗烝必
廢一祭礿犆互明犆礿文也禘一犆一祫下天子也祫歲

不禘

孔氏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天子
之祭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爲祫祭唯犆爲時祭之礿
故云犆礿夏秋冬之時先爲祫祭後爲時祭故云祫禘祫
嘗祫烝也鄭註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者以經曰祫禘祫嘗
祫烝天子位尊故先爲大禮也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者以
下云嘗祫烝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
等皆殷以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祫禮緯云三年一祫五
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殷周皆同三年一祫也皇
氏以爲虞夏祫祭每年皆爲又云三時祫者謂夏秋冬或
一時得祫則爲之不三時俱祫今鄭註云春一礿而已不

祫以物無成不殷祭又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爲大祭祫于秋于夏殷于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鄭註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通僖公死之年爲三年也註謂明年春禘于羣廟者案僖公八年禘于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有事禘也皆八年禘者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禘于羣廟案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註謂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自爾謂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爲殷祭故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二年爲祫三年爲禘

皆祫在禘前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據逸禮以禘爲大祫爲小鄭不用逸禮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祫祭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爲大也若左氏及杜氏則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註謂虞夏之制者雜明諸代不專殷也又春祠註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祠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皆闕一時之祭此從南方始南方諸侯春祠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祠則不禘西方諸侯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北方諸侯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東方諸侯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

廢祫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祫得祭者爲始故也祫犆者諸侯降于天子故祫在犆上也欲見先時祭故祫在犆上禘一犆一祫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爲禘祭唯犆一祫而已關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一前與祫在犆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嘗祫烝祫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爲大祭之祫也

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此文皆漢諸儒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鄭立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爲祫祭義與郊特牲同遂不註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

得云夏殷禮哉諸侯祫則不禘以下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嘗烝三祭謂魯惟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又以諸經書之文證之並無說禘爲殷祭處則禘于莊公爲殷祭明矣殷重大之義也延平周氏曰天子犆祫諸侯祫犆而春祭皆無祫何也以飲爲主祫以食爲主故天子諸侯春祭皆無祫天子祫禘是有祫有禘也諸侯禘犆則不祫一祫則不禘何也方夏之時陽在上陰在下正其位故諸侯夏祭則殺于天子天子祫禘祫嘗烝烝則是先大祭而後時祭者序之常先時祭而後大祭者乃其別也雖然或數或前或後皆得與時變易要在斟酌當時之宜而爲之節而已此諸侯隨時

而朝或有所闕也

橫渠張氏曰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殷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耳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又曰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耳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殷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殷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祫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礿祫嘗祫烝既以禘爲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礿以物薄而犆嘗從厚）諸侯礿犆（如天子）禘一犆一祫言于夏禘之時止爲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于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礿則不禴禴則不嘗　又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知天子廟春犆礿于太祖夏禘秋嘗冬烝並祫祭于太祖之廟至來歲犆礿于昭廟禘嘗烝亦祫于太祖之廟又來歲犆礿于穆廟禘嘗烝亦祫于太祖之廟一年每廟一犆三祫也廟雖多推是而徧如是則犆祭者歲獲四祭餘皆三祫祭也故古有三時之說若此天子乃可以親祭舊說一日徧祭七廟勢不可及雖于書有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似一日而祭二廟然恐二王在一廟而祭之牲則各異也祫者合羣廟之主禘者推及遠亦合羣主欲知禘之說當如趙伯淳斷然立義禘也祫也郊也必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說嘗禘祫則天子必親行祭事何故羣廟之主皆在太祖之廟故禮可得而周徧也若時祭則逐廟行禮勢必十數日

仍不得各爲齋戒以是容有司行事乃可以同日而事畢
諸侯亦如天子礿歲一禘歲一祫是於禘二年
中一年禘一年祫也如嘗祫烝祫並如天子唯禘有疏數
以是爲殺也假使諸侯有五廟當礿禘于大祖禘祖于
則是二廟各獨享一祭并嘗烝祫歲各一祭而已至來
歲礿禘于昭禘祫于祖并嘗烝皆祫則昭廟歲得四祭其
餘雖大祖皆三也禘王者之大祭諸侯不禘本祖之義也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此或是朝覲闕一時
祭或傳者因見諸侯不禘遂推類言之大夫士雖廟數不
同理必皆祫亦至于高祖以人事觀之安得不祭唯祫請
于君有大事省于君是也　又曰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
力不給故禮有一禘一祫之說禘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
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

禴冬又祫

河南程氏曰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
故每年于四祭之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
秦溪楊氏曰程子之言正解釋天子禘礿祫禘嘗祫烝
之義其曰祫合祭也只是禴祠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
年于四祭之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祭諸廟此說推
明時祭之本意最爲明白張子謂禮有一禘一祫之說正
解釋諸侯礿禘一禘一祫嘗祫烝祫一章但本文言礿
嘗烝三祭皆祫惟禘一禘一祫禮文殘闕指不分明故張
子不從其言又別爲之說曰春祀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曾
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禴冬又祫雖一禘一祫之
說若可通但言禘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於人情亦有
所不安不若前程子之言簡而意備也又春祠夏禴秋嘗

冬烝周時祭名詩所謂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此云礿禘嘗烝乃記禮者之誤也　又曰祫祭有二曾子問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此大祫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祫祭惟有此一條此外無餘禮漢儒之論又混禘祫而并言之何其紛紛多端邪本朝禘祫用鄭康成之說則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慶曆中用徐邈之說則每三十月而一禘一祫後又以二祭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祫竟無一定之論推原其所以然皆由混禘于祫而皆以爲合食于大祖也是則禘祫無辨矣而又欲勉強穿鑿分別其所以不同此所以紛紛多端而莫之一也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而惟以其祖配

之則禘與祫異不容混矣知大祫兼羣廟之主則自大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大祖矣又何壇墠與郊宗石室之分如馬融之論乎又何大王王季入食于后稷文武以下分昭穆各祭于文武二桃之分如鄭玄之論乎祫烝則功臣皆祭即司勳所謂祭于大烝是也誰謂祫祭功臣不與享如何休之論乎知禘祫之不同則鄭康成徐邈之說皆非矣其間相因不相因之說皆無謂矣又何同異得失之足論乎

長樂陳氏曰祭祀之禮有大有小有備有闕天子備而不闕然有所謂闕者大故之時而已諸侯闕而不備然有所謂備者有不朝之歲而已周秋冬之祭與異代同而祫之時與異代不同之祭與異代不同禘祫與異代同而祫之時與異代不同蓋周之春夏謂之礿禘周之祫禴而異代之春夏謂之礿禘周之祫

常在十月而異代之祫未必十月天子犆祫諸侯祫犆以其不合于物薄之時尊卑同也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嘗祫以其合于時之前後而尊卑異也天子祫帝者嘗祫烝禘一犆一祫者蓋禘則辨昭穆審尸灌則嘗進品物而已嘗進品物仁也禮所以辨異故天子于祫之歲則祫而已仁所以統同故天子祫而皆嘗烝諸侯嘗烝而祫又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于煩數以仁處禮則祭不至于疏怠悽愴發于霜露之既降怵惕生于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殷禮春曰礿夏曰祫而五年之禘爲大禘詩頌長發大禘是也周禮春曰祠夏曰礿而五年之禘不稱大禘詩頌雖禘大祖是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眡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訖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犆祭各于其廟合享同于大廟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是天子春犆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犆而冬皆祫其異于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禘一犆一祫而嘗烝皆祫是始年再祫次年三祫也天子言犆礿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氏孔氏之說皆無所據楚茨之詩始言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丁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于皇祖禮記言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羣神于烝嘗而具醉者祫也合三廟于一日而

一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

薦于皇祖者亦祫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祫也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之祫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爲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明春祀爲小禘矣蓋小祫止于未毀廟之主大祫則及于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于大廟祝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諸侯迎主止于四廟非小祫而何

嚴陵方氏曰禘祫約犆者以其無祫以配故謂之犆也祫者三年之間祀約禘嘗烝者四時之常祀間祀之禮爲大常祀之禮爲小天子諸侯當祫之歲而犆約不祫者以品物之少不足以備大禮故也天子兄間祀仍後常祀故曰犆約下言祫禘祫嘗烝諸侯先常祀而後間祀故曰約犆下言嘗祫烝祫蓋尊者先小卑者先小故也諸侯殺禮不犆祫一犆一祫而已至于四方各朝于一時而四時常祀又不能無闕魯東方之諸侯也明堂位獨不言春祭者以此

馬氏曰祫者合也以人生前有會遇之歡而死則不可無會遇之禮故合羣廟之主祭于大廟天子三時祭皆有祫此虞殷之制也至于周則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一祫則在于五年之間禘祫之制說者辨其大小先後不同有以爲禘大于祫有以爲祫大于禘蓋古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祫則先禘則知祫有大于禘也故周官以肆灌獻享先王此祫也以饋食享先公此禘也以肆灌獻享先王則以饋食爲主以饋食享先公則以食爲主

山陰陸氏曰據此時祭唯約爲盡各于其廟祀之若夏禘

秋嘗冬烝三昭三穆皆升合食于祖廟所謂三年一祫與此異彼祫之大者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言大以有小故也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著猶別也以有此經祫嘗之嫌故也左傳曰特祭于主烝嘗禘于廟特所謂殖祏也諸侯闕一時祭下天子也毛詩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據此諸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去時祭天子言殖祏言祫嘗祫烝諸侯言祏殖言嘗祫烝互文也相互而天子言祫嘗祫殖在上亦言之法諸侯于禘一年殖一年祫下天子也凡有所合皆祫也士虞禮曰哀薦祫事何必三年然後爲祫

李氏曰禘者諦定昭穆尊卑也祫合聚飲食也蓋祫之道在親親禘之道在尊尊尊故分而祀之親親故合而祀之夏道忠故大祭有祫而無禘殷人質故大祭有禘而無祫周則五年而兼用之

石林葉氏曰古者祏主于廟則合羣主而祫祭所謂饋食之禮自祫之歲推而至三年率以爲常所謂三年之祫天子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其物爲備故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先君其物不備于天子故先時祭而後祫唯其物不備而先祫故三時得以徧行止殖祏而已唯其物不備而後祫故雖時祭禘亦必廢祭而止祫嘗祫烝而已此諸侯之制所以異于天子也

新安朱氏曰正義所解亦難曉祏祭以春物未成其禮稍輕須著逐廟各祭祫禘之類又却合爲一處則殖反詳而祫反略矣又據正義禘禮是四處各序昭穆而大傳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人禘

帝嚳配以后稷是也如此則說禘又不可通矣又云春秋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又不知禘于大廟其禮如何大廟是周公之廟先儒有謂魯亦立文王廟左氏載鄭祖厲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于私家皆無理會處又諸侯祫則不禘一段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春秋朝會無節豈止一歲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

三山林氏曰事有出于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良可嘆也夫禘祫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鄭康成高堂隆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小大則鄭康成謂祫大于禘王肅謂禘大于祫賈逵劉歆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弗辨其

可深責者始爲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明年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爲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大事祫也推此是喪畢祫于大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又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僖宣二年既有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爲五年禘故禘于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固妄爲此說後學又不察故爲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

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
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祭何及
以爲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
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
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
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
者果禮邪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
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也魯之設祭何常
之有聖人于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
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
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
秋不書禘不書又何準也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于大廟
則是常制也而以爲禘何耶誠爲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

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即禘矣
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宣無禘文而妄
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魯之僖公始書三望豈他公皆可
望乎至成公而後書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威公一歲而
再烝十二公而爲一嘗又可以爲法乎取亂世之典以爲
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
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論禘祫之制既繆至其言祭之
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于秋八月而彼以爲冬書閔公之
禘于夏四月書僖公之禘于秋七月而彼一以爲夏既本
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時是自戾也雖然魯禮誠非
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氏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
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
乃妄說以惑世況又效其尤邪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

所可知者禘等而祫畢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
荅以不知譏魯僖僭也春秋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
不然則否書郊書望書禘則所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
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于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
者以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義故推始祖所自
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此天子祭名諸侯無禘禮魯
用之僭也若祫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大祖非惟
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祫畢可謂
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制加天
子之制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耳至于年數
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得據
漢儒臆論也之奇
新安王氏曰大禘大祭也祫三年一祭其禮次于大禘祫

禘嘗烝時祭也王制所記蓋年遇三年當祫之時春則爲
祫一祭而已不行祫祭故曰犆祫夏祭則先祫而後禘秋
祭則先祫而後嘗冬祭則先祫而後烝故曰祫禘祫嘗祫
烝言祫與禘並行于夏祫與嘗並行于秋祫與烝並行于
冬非若春之犆祫也鄭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大廟明年
春禘于羣廟是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魯之失禮春
秋所譏不可爲證也五年再殷祭之說自漢至今學者從
之未有與鄭氏辨者三年喪畢祫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
廟亦未有言其非者嘗試論之周之禘大祭也記曰禮不
王不禘嗣君即位新主入廟方有禘禮故大傳謂之不王
不禘周語謂之終王於是合羣廟之主與毀廟之主與新
主共爲一祭以審諦昭穆祖之所自出者正東鄉之坐大
祖配之自大祖而下昭皆南鄉穆皆北向既祭七世之祖

其主藏于夾室新主入于禰宮昭穆以次遞遷故謂之禘
無五年再禘之禮也祫祭行于三年毀廟未毀廟之主皆
升合食于大祖比年行之則爲數數則煩數年不行則爲
疎疎則怠故以二年一祫爲節周人喪祭之後有卒哭之
祭以其王祔於祖父而曰哀薦祫事言初合食于祖廟也
與三年之祫名同禮異三年喪畢而行吉祭後有大禘之
禮大禘之後四時有祭而三年一祫不復再禘此不王不
禘之說也然則先禘後祫其理曉然故禘以審昭穆爲名
祫以合食爲名既禘則昭穆以定而不遷何再禘之有升
祔之祫即非三年合食之祫乃曰先祫後禘又失之矣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
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
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鄭氏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
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
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孔氏曰自此至踰廟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
所薦之物鄭註云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
又有薦新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故知既祭又薦新也
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
皆祭以首時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
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譏其不用六月是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
可知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月時祭故薦用
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仲月故月令孟
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儀禮有地之士用特牲

今無地之士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也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鄭言大夫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然天子諸侯不皆用羔亦用餘牲故月令以犆嘗麥以犬嘗麻鄭又引禮器及豳風證薦用羔之義註云庶人取與物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俱有故云相宜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非謂氣味相宜也

賈氏曰羊豕曰少牢三牲具爲大牢但非一牲即得牢稱若一牲則不得牢名故郊特牲與特牲皆不言牢也儀禮疏

長樂劉氏曰聖人于天下昆蟲草木之微亦必有道以保其生成而遂其性命也故莫大于祭祀莫重于食享莫急于口腹也而事爲之制禮爲之防制所以節貴賤之欲防所以立上下之中欲節于上則處其下者莫敢縱情以踰矩中建于下則居其上者得以盡性而興仁此三王所以獨步于後世也是故夏殷周之道天子宗廟社稷皆大牢諸侯宗廟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薦隨時所有其陸產不過韭麥黍稻其庶羞不過卵魚豚鴈此之謂王者之制所以節生民之欲而立中和之防也違之者有刑有恥風俗之所不容也故上不敢失其節以偪下下不敢踰其矩以僭上取之者有其時用之者有其度而昆蟲草木得以遂其性矣

長樂陳氏曰天子社稷福被于天下故用大牢諸侯社稷福止于一國故用少牢宗廟則大牢者宗廟以仁社稷以義仁則極其隆故與天子同義則有所辨故亞于天子卵魚豚鴈以時之所宜論之則春宜豚冬宜鮮此則秋以豚夏以魚以物之相宜論之則羊宜黍豕宜稷鴈宜麥魚宜菽此則黍以豚麥以魚何也蓋魚之于夏

豚之于秋鴈之于冬尤多而易得者也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而已月令季秋薦稻者稻常穫于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爲貴故與庶人異又禮書曰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略也鄭註釋王制謂大夫士祭以首時然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周禮王者享烝之畋皆在仲月是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于孟月或于仲季唯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也

嚴陵方氏曰牢者圈也以能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皆曰牢也大牢具牛羊豕焉以其大故曰太少牢則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大牢以祭之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此隆殺之別也薦以時物而已祭則備庶物焉備庶物則其禮爲盛非有田者不足以供之也大夫士而有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士而已大夫無田且不祭而庶人得祭于寢者祭于寢其禮略而易備故也且通而言之薦之于神亦可謂之祭也韭之性温則陽類也故以配卵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與豚魚與豚皆陰物也稻爲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鴈鴈陽物故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動物之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延平周氏曰諸侯宗廟用大牢社稷用少牢何也諸侯有君道故社稷之祭少牢而已有君道故宗廟之祭與天子同用大牢有臣道有臣道故社稷之祭少牢而已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言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

馬氏曰天子諸侯社稷之神則一而其禮有大牢少牢之異所以辨上下之等也楊子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以庸節節莫差於僭此天子與諸侯別一制度亦所以防僭亂之階祭禮詳薦新禮略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與此同也

山陰陸氏曰楚語曰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與此不同舉重者也六牲爲會日三舉也天子舉以大牢亦以會也諸侯舉以特牛亦以大牢卿祀以少牢今其言如此非故爲戾也詞有差次古之人立言多此類如曰不然士食魚炙不應不食肉庶人食菜不應不食魚天子嘗黍在夏故庶人秋始薦黍天子嘗稻在秋故庶人冬始薦稻由是言之天子孟夏嘗麥庶人薦麥在仲夏矣天子仲春薦韭庶人薦韭在季春矣

李氏曰康成謂祭以首時則周官司馬中夏享礿中冬享烝固非仲首時也謂薦以仲月則月令孟夏薦麥季秋薦稻固非仲月也爲康成之說者謂宗廟與天地之祭不同則周官祭社礿禘與享礿享烝皆仲月也噫亦視時物之有無歟故左氏曰始殺而嘗則仲月也既蟄而烝則孟月也月令于孟秋薦黍季秋薦稻也凡食天產以作陽德地產以作陰德古者事死如事生故有卵魚豚鴈之天產韭黍麥稻之地產蘆陵胡氏曰天子至士皆祭以首時魯亦以孟月祭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大夫士既以首時祭故仲月薦然服虔昭元年傳君祭孟月臣仲月故司馬公祭儀亦用仲月從服氏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觳客之牛角尺諸侯無

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鄭氏曰握謂長不出膚故謂祭享羞不踰牲謂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爲羞也

孔氏曰鄭註無故故謂祭享者案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王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食日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註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享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享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享也祭以羊則不以牛爲羞者案有司徹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酏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爲羞也

長樂陳氏曰大禮必簡則小禮必煩簡則內心而貴誠故天地之牛角繭栗煩則外心而貴味故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角繭栗非必繭栗也以其過于繭栗則非禮角握非必握也以其過于握則非禮至于角尺亦若是也國語曰禘郊之牛角繭栗禘之牛與郊同者彼以禘爲五帝之祭故也周官小司徒有飲食之禁令則諸侯無故不殺牛以至庶人無故不食珍者之禁令也聖人之道其極高極明者以之處己而不以處人其易守易行者以之處

人而不以處已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其處己者也庶羞可以及牲而不踰牲燕衣可以及祭服而不踰祭服寢可以及廟而不踰廟此其處人者也蓋人之所以侈心惑性者常在于服食居處之間禮之所防存心養性之術也

延平周氏曰祭天地宗廟及賓客用牛不同以純而未散者爲上

山陰陸氏曰言蘭又言栗者言雖如栗亦可以著角握角尺容有過之者矣楚語曰禘郊不過蘭栗烝嘗不過把握橫渠張氏曰不豐于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牲體少而羞掩豆是之謂踰牲庶羞不踰牲謂多少不謂用羊而不用牛也

石林葉氏曰庶羞常薦而踰牲嫌于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于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于享親故禮皆不與也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鄭氏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也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麓山足也夫猶治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孔氏曰此一節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並非周法故言古者其藉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兼虞夏殷言之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

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爲公田藉者借八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私田也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同也案鄭註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註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惟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知古者謂殷時者以春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此經亦云藉皆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而助相當故謂殷時鄭知周之畿內用夏貢法者案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

疆地鄭註云廛里邑里居也廛民居之區域也宅田致仕之家所受田也士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又司馬云井十爲通通爲四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田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成爲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爲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謂鄉遂及公邑

若采地即爲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案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稅畝傳云穀出不過藉論語云盡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皆論公田之事故鄭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外內耳但郊內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外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什一但周之畿內有參差皆不同而言之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于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關譏而不征者關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

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林麓川澤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案僖十四年沙麓崩穀梁傳云林屬于山爲麓麓山足也鄭註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此林麓川澤之異也以時入如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也夫圭田者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潔白也言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厚重賢人故不稅周則兼通士稅之鄭引周禮士田載師文也

長樂陳氏曰公田藉而不稅所以寬農市廛而不稅所以寬商關譏而不征所以寬旅山澤以時入而不禁所以寬萬民周官載師士田之征十一則夫圭田無征者以治田之夫爲言也治田之夫無征與司勳加田無國正諸子司

馬弗正同意周官關市之法凡非凶荒皆有征此則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者商賈惡其盛又惡其衰盛則去本者衆衰則貨不阜通故于其盛則抑之以征于其衰則寬之以無征凡因時以權之而以周官皆言征于掌交則曰九稅蓋征者稅斂之總名也　又禮書曰鄭氏以周禮士田爲殷制而註載師士田改士爲仕其說無據孟子言九一而助繼之以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圭田祿外夫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卿士達于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因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嚴陵方氏曰公田猶公桑也以有別于私故謂之公市廛則賦其市地之廛不稅其交易之貨也關則察其姦僞之情不征其出入之貨譏謂以言徵切之經所謂關執禁以譏是也大司徒荒政有云譏亦謂是也林麓川澤之名見篇末解凡此皆百貨之所出也故特禁其非時而入者然文王之治岐也澤梁則無禁者方紂在上害虐烝民姑以紓一時之急權一時之宜而已夫圭田無征者以其田必使餘夫治之故田謂之夫圭田即孟子所謂卿以下必有圭田是也圭以潔爲義所以養其廉潔之行也公亦有田不謂之圭者公不嫌于不廉潔故也曰夫圭田無征則非特圭田之五十畝然也雖餘夫之二十五畝亦然以夫言之又有見乎圭田無征所以優賢能也餘夫之田無征者所以優老弱而已亦與公田籍而不稅同義然周官士田亦有私則知此所言特主卿大夫耳抑又殷周之法異也或曰不征或曰無征何也圭田者則直無征也故言無關

雖不征猶有譏焉故言不而已

山陰陸氏曰凡有所藉如借可也故藉之言借也孟子曰助者藉也蓋亦以此以助爲藉則正在我矣家語曰在貧如客使臣如借是冉有之事也市廛而不稅雖曰取之猶不取也且謂之稅則以其正不在是也其謂之廛則亦有義焉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皆可以縛人而利爲甚謂之譏言于其微時言也古者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後世爲之厲禁然後能如此圭者潔也著卿以下潔白無玷而後可以祭祀

石林葉氏曰稅者說取于民征者正取于民合而言之一也對而言之則稅止于布帛粟米而征則兼于力役者矣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公田既借其力而市廛既征其貨故于粟米則不稅關既譏其異圭

田既取其稅故于力役布帛則不征此孟子之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也然周公之時門關猶征而文王則不征者蓋紂方虐民而文王寬以待之則不征所以趨時天下已治而周公制禮以定之則有征所以抑末然則門關有可征之時非所謂無征卿以下有圭田者所以勵其節在于力役布帛也非有可征之時故特曰無征圭田無征則士願立于朝關譏而不征則商願行于路市廛而不稅則賈願藏于市藉而不稅則農願耕于野

新安朱氏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

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于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　又曰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　又曰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授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授百畝之田案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孟子說

盧陵胡氏曰周畿內用貢法然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爲井田與畿外同亦助法矣周邦國用助法制公田然畿外邦國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也是周畿內畿外通用貢助不皆如鄭說夫發語辭圭潔也言卿大夫德行潔與之田也此不知何代法周則有征

清江劉氏曰關譏而不征謂羈旅士民也至於商猶征之馬氏曰古之爲關將以禦暴至于周則門關有征所以抑末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欲誘天下之游手者歸于農故閑民之治圭田者則無夫家之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鬻墓地不請

鄭氏曰用民之力謂治宮室城郭道渠田里皆受于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

孔氏曰此一經前明以殷法此則兼通周禮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案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田地里邑既受之于公民不得粥賣家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也

長樂陳氏曰起一人之徭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徭則千畝不舉先王知其如此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所以寬之也周官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則歲不過三日云者非周制也田里鄉遂官之所頒不可以粥墓地墓大夫之所掌不可以請田里不粥則生者無相兼并而民無憾于養生葬地不請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于送死用民之力義也不過三日仁也頒之田里墓地仁也禁之以不粥不請義也事在于義則輔之以仁事在于仁則處之以義此所以爲良法也

嚴陵方氏曰不過三日所以寬其力而民無徭役之苦矣周官豐年旬用三日則經所言蓋謂雖豐不得過三日之制也田言野外所耕之地里言國中所居之地周官墓大夫掌凡墓地域令國民族葬則固不在所請矣請謂求之也

山陰陸氏曰郊特牲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據此用民之力唯冬一月而已周官曰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據此用民之力唯一旬而已故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石林葉氏曰民各有常業而又役不過三日所以休其力田里不鬻所以定其居墓地不請所以寧其親此三代盛時仁行于天下如此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鄭氏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山川沮澤時四時觀寒煖燥濕也沮謂萊沛量地謂制井邑之處興事謂築邑廬宿市也凡使民寬其力饒其食

孔氏曰此一節論司空居民并任以事食之事司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于地居處于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鄭註寒煖謂四時燥謂山濕謂川與沮澤也草所生爲萊水所生爲沛鄭言沮謂萊沛有水草之處也量地遠近以制邑井爲邑之處

謂平原之地沃衍之所堪達邑井左傳所謂井衍沃也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興事謂築邑即築城也又築廬宿及市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凡國家爲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牲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曰食壯者之食

長樂陳氏曰居民山川沮澤所以辨地宜時四時所以候天氣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所以均民力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如此而已司空事官也而度地居民者蓋四民各以其職分地而處然後造事則居民者正事之始也夫力出于下食出于上以下益上則不足以上益下則

有餘故壯者任以老者之事所以寬其力此所謂事舉其中也老者食以壯者之稍所以豐其食此所謂施從其厚也周官之法上地之入可食九人而其家準以七人與食壯者之食同意家雖七人而以三人爲可任與任老者之事同意

嚴陵方氏曰山川沮澤之異處則四時所至之氣不能無差故必候天時以察地利焉時則候其時之謂量地遠近將以制邑故也制邑則必興役事興役事則必任民力故繼言興事任力焉

山陰陸氏曰居民句斷山川沮澤言治沮澤準以山川之政若田二牧而當一井矣春秋傳曰度山川鳩藪澤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若納總納銍納秸服亦是也

李氏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則舜所謂虞下土也然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則山澤莫不同也餘見下章

盧陵胡氏曰不役老者使民之壯者代任其事功雖代老者之役爲輕而給壯者之糧則厚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鄭氏曰因天地寒煖燥濕者使其材藝堪地氣也異制謂其形象異俗謂其所好惡異齊謂其性情緩急異和謂香臭與鹹苦異制謂作務之用異宜謂旃裘與絺綌教謂禮義政謂刑禁

孔氏曰自此至曰譯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飲食不同之事材謂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

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材藝使堪其地氣能寒者使居寒
能暑者使居暑也剛柔輕重遲速有六鄭註唯云緩急者
剛輕速總是急柔重遲總是緩大總唯二也人性不同亦
有柔而速剛而遲者器械異制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
不同故考工記若粵之用鎛胡之用弓車器謂總用之器
械謂兵器何休註公羊傳云攻守之器曰械俗謂民之風
俗宜謂土地器物所宜言修此禮義教化當隨其風俗齊
其政令施爲當隨物之所宜也
長樂陳氏曰民之材猶木之材也木材之于地有宜有不
宜民材之于居有安有不安善植木者順其所宜而不強
其所不宜善居民者順其所安而不強其所不安此所以
凡居民材必因天之寒煖地之燥濕也剛柔遲速異齊言
其才也五味異和言其嗜也器械異制若粵鎛燕刀秦盧

胡弓車是也衣服異宜若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
冠冕而裳是也人之所欲爲俗俗之所安爲宜先王觀民
設教故脩其教不易其俗因而爲政故齊其政不易其宜
蓋教出于德性故脩之政係于法度故齊之脩其教齊其
政人也不易其俗不易其宜天也
嚴陵方氏曰日北多寒是天之寒煖不同也若
高平曰陸下濕曰隰是地之燥濕不同也官民材者隨其
小大而用之耳居民材者隨其強弱而處之焉谷虛而廣
川流而大封域之制不同也民生其間者異俗若生于陵
者安于陵長于水者安于水齊讀如五齊之齊以剛柔輕
重遲速雖則不齊然各有分焉故謂之齊也剛柔言其材
輕重言其質遲速言其性凡此又不特言廣谷大川之間
而已若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以其材之異齊故也丘

陵之民專而長墳衍之民皆而瘠以其質之異齊故也大蒙之人信空同之人武以其性之異齊故也東南之方不火食西北之方不粒食則以五味異和故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若封于商墟者則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封于夏墟者則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之類是矣因俗然後有宜故于教言俗于政言宜此淺深之別也上兼言異齊異制異和此則止言俗與宜者之異合而言之無非俗與宜故也

馬氏曰剛柔輕重遲速異齊此雖出于天抑亦地氣之使然也夫居則有寒煖燥濕之殊俗則有廣谷大川之異材則有剛柔輕重遲速之不一至于口之于甘器之于用體之于安亦不可得而一五味者春宜酸夏宜苦秋宜辛冬宜鹹而調之以滑甘此五味之常也其曰異和者言其變也同器械先王之所務而異物則有所禁其曰異制者因其性有剛柔輕重而制之也同衣服先王之所務而異服則有所禁其曰異宜者因天地有寒煖燥濕而制之也教所以導民俗則因民之所欲也故修其教不易其俗不易其俗者不咈其所欲也政所以正民而宜者事得其義之謂也故齊其政不易其宜夫唯修其教不易其俗故先王有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唯齊其政不易其宜故周官司徒有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也

李氏曰居民材以下此舜之所以別生分類也然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則遠近未嘗異以其釐下土故曰居民以其別生分類故曰居民材周禮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

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此其所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者也又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此其所謂脩其教不易其俗也又曰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此所謂齊其政不易其宜也蓋司徒辨其物司空任其事所以交相治也

石林葉氏曰寒煖燥濕天地之氣廣谷大川天地之形有氣與形則生有豐瘠長短好惡習尚之異此所以修其教不易其俗也剛柔輕重遲速者民之性食味器械者民之用器用之便于俗亦不必同此所以齊其政不易其宜也所謂教者其屬有七具于天而自然者也父子有親兄弟有愛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賓客有禮其教成于人而使然也天雖有自然而成乎人者亦必使然故曰修其教所謂政者其屬有八所用以相養者也衣服有常飲食有節事爲有度異別有法度量有權數制有等上所用以防淫者也物之相養雖不可齊淫辟亦不可無禁故曰齊其政凡所以治中國而政教爲詳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鄭氏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向然浴則同川卧則僻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中國夷蠻

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各自足也
寄象鞮譯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
有言狄鞮者
孔氏曰此以下總論四夷中國之異五方謂中國與四夷
也舉戎夷則蠻狄可知文身謂以丹青文飾其身雕題者
雕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非唯雕額亦文身
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漢書地理志云越俗
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東方南
方皆近海故俱文身也趾足也言蠻卧時頭向外而足在
內而相交故云交趾鄭註浴則同川卧則僻者言首在外
而足相向內故典瑞註云僻而同邸不云被髮斷髮故也
言有不火食亦有火食者西方無絲麻唯食禽獸故衣皮
東方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
又少故穴居中國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
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是其用雖異各自充足也五
方之民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帝
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使相領
解寄者傳寄外內言語象者放象外內之言狄鞮知也通
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譯者陳也陳說內外之言此通
傳四方語官也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
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
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
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
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註爾雅
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跋踵五曰穿胷六
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

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註爾雅云一曰
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者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
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
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註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穊貊三
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長樂陳氏曰先王以治治中國以不治治夷狄故于中國
疆以周索則有教以道其志有政以齊其行于夷狄疆以
戎索則立之寄象鞮譯而已是雖所治之詳略不同至于
順其所安而不強其所不安則一也夷言其易蠻言其慢
戎則好兵狄則善守東南之地卑而蛟龍鍾焉故俗之所
尚者文身雕題西北之地高而鳥獸羣焉故俗之所尚者
衣皮羽毛凡此不特其所尚而已亦寒煖之勢異也寄象
鞮譯在周官所謂象胥是也達其志通其欲在象胥所謂

協其言辭傳之是也寄言其寓于此象言其像于彼鞮舌
其屨譯言其語凡此皆互見也周棘師旋人鞮鞻氏教四
方之樂其名官或以其所服或以其所執或以其所履與
此同意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
同之人武則四方之人未嘗不善而聖人命之以夷蠻戎
狄者仁智信武其性也夷蠻戎狄其習也荀卿曰於越夷
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然也
嚴陵方氏曰推言彼此之相移以其皆有性故不可推移性即上文云是矣夷以其易而無文蠻
以其小而有屬戎以其勇于殺曰雕于身曰文狄以其剛狄以其勇于殺曰雕于身曰文
互言之耳安居若所居異俗是矣和味若五味異和是矣
宜服若衣服異宜是矣備器若器械異制是矣利用言所
利之用謂居山不以魚鼈爲禮居澤不以鹿豕爲禮是矣

馬氏曰性受于天則同而中國戎夷有若天地之降者抑亦地氣之使然也東者陽氣之發而南者陽氣之所積蓋陽之氣熱有可不火食者矣西者陰氣之發而北者陰氣之所積蓋陰主乎殺而五穀不生有可不粒食者矣雕題交趾蓋蔽其所習而不以爲恥則餘亦若是而已志欲者言語之蘊言語者志欲之寓達其志通其欲必在于言語之際故古者有道言語之官謂之寄象鞮譯說者以東南之地近可以致其詳西北之地遠可以致其略此說是也山陰陸氏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物固有之人亦宜然寄以黙而寓之爲義譯以來而譯之爲義象禮也所謂象胥是已狄鞮樂也所謂鞮屨氏是已

李氏曰凡人之魂氣生于天故天得以變其性南方之強

寬柔以教北方之強衽金革而不厭是也體魄成于地故地得以化其形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丘陵之民皙而長墳衍之民豐肉而痺原隰之民豐肉而痺是也以其性之不同故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以其形之不同故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以其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故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以其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故先王齊其政不易其宜蓋聖人之所以同人者在乎類族辨物使下觀民設教而已天下之法自堯至周而觀而後大備故治夷狄之道略于堯而詳于周堯典宅嵎夷安之以道也舜則非唯安之也必有德以服之故曰蠻夷率服夏則非唯服之也必有教以及之故曰朔南暨聲教殷則非唯及矣必有法以制之故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周則非唯制之也必有政以治之

故曰合方氏之職掌通其材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
怨惡同其好善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
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
後興學
鄭氏曰興學立小學大學
孔氏曰此一節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君
立學之事食得其節事得其時民樂悅事務勉勵立功尊
君親上如此然後可得興學民富而可教也
長樂劉氏曰公侯等爵邑之大小而畫地以制其封域有
地廣而民稀者其土瘠也有地狹而民稠者其土膏也封
域雖等而賦入不侔夫井雖均而田萊不一必使萬民安
宅而凶旱有以自周諸侯撫封而禮樂有以自備者司空

度地必參相得而後能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于民居之然後養之養之然後教之
量地制邑以至必參相得者居之也無曠土以至尊君親
上者養之也然後興學教之也蓋人之生莫不有親親長
長之良心矣養其良心而不陷溺之則由其親親以至于
親上由其長長以至于尊君則尊君親上天地之道也然
後興學裁成天地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量猶侖合升斗斛五量之所量以量其多少
度猶分寸尺丈引五度之所度以度其長短故多少足以
知其所容長短足以知其所至故于制邑之地曰量于居
民之地曰度然邑制之所容莫非民居之所至莫非邑
則邑亦可言度居亦可言量矣兩之爲並三之爲參地也
民也長短多少不可相失也無曠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

則人無遺力曠言虛而無墾闢之功游言散而無興作之業也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急之務居民之道亦期其如此而已故效至于民咸安其居也樂事則不至于勞苦勸功則不由于勉強尊君則爲臣者有遜志親上則在下者無離心上則不止于君凡在己上者皆是也敎不可一日廢必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者則以至此然後敎學之道可致其詳故也且禮樂之敎豈一日之所可無哉然制作必在于治定功成之後者亦此之意馬氏曰邑所以容民民所以治邑故凡居民量地以制邑蓋邑大而民少則有曠土之患邑小而民多則養有所不足而有游民之患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者欲其無曠土無游民之患故也

李氏曰于制邑必量地之多寡者蓋又將以制其地域也于居民言度其長短者蓋又將以室數制之也不量地以制邑則田或多而民力有不足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言田夫治之不勝而莠生之也不度地以居民則宅或狹而民力爲有餘詩云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今言桑者多而民有無桑以采者也故必在乎地邑民居之參相得也地邑民居之參相得則田雖大農有以致其力而多穫詩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是也桑雖無餘而婦得以治于時詩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是也

講義曰居民之道要必有法邑有小大多寡之數或方六七十與夫百里之邑當量其小大而制之也地有山林川澤原隰之異或居于山或居于澤或居原隰當量其地之宜而使居之也地邑民居相參而得所然後爲相得無曠

土者欲盡地利而田野墾闢也無游民者欲民各安業而無游惰也食必有節不必珍異事必以時無後時之失如是則民安其居樂其事赴其功事俯育養生喪死可以無憾豈不知尊其君親其上哉唯知尊君親上乃能知禮義廉恥在上者可興學校以教之也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亦此意

黃氏曰民恥于無功之食而俎豆牲牢各知其分殺害有時則食節之義也庶人既知貴農皆趨三時之務則事時之義也上下有節然後謹庠序之教化之以孝弟鄉遂推賢讓齒則太平之道興焉

橫渠張氏曰樂事樂稼穡力役之事勸功功利也此以國俗而言果能如是則自事學矣何必云然後興學大抵有民即有學家有庠遂有序豈可無之

臨川王氏曰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禮乎曰學者先王之所以教有教然後使人能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教成然後立學似非先王之法也孔子謂富而後教之者民窘于衣食固不可驅而之善也故富之者王道之始雖然所以教者未嘗待民以大富足之後乃始興之也隨其力之厚薄勢之緩急而爲之禮皆所以教之也教不可以一日廢則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也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鄭氏曰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

孔氏曰自此至曰進士一節論司徒脩禮明教上賢絀惡

教學升進之事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

所稟之性有剛柔輕重遲速恐其失中故以六禮節之七教即父子一兄弟二夫婦三君臣四長幼五朋友六賓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八政一曰飲食二曰衣服三曰事爲四曰異別五曰度六曰量七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過之失貴賤同者故不云民道履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敬孝之意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意逮及之不足則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奬有德簡去不肖所以絀退惡人

長樂陳氏曰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一道德所謂教思無窮也養耆老恤孤獨所謂容保民無疆也有以教之又有以容保之然後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亦不變而後賞罰可言之意也賢者德之名德者賢之實惡者不肖之實不肖者惡之名名出于行實係于心由其行以原其心故尚之而後崇簡之而後絀也

襲陵方氏曰禮惡乎壞則六禮其可以不修教惡乎隱則七教其可以不明性非禮以節之則易以流故修六禮以節民性德非教以興之則易以廢故明七教以興民德政以正之其可以差忒乎則八政在乎齊矣道者人所共由德者人所同得其可以二乎則道德在乎一矣齊八政所以使之無過行故曰防淫一道德所以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養耆老則推愛親之心于是爲至恤孤獨則揖有餘之心無所不及且六十曰耆七十曰老耆老在所養則耄期固可知矣無父曰孤無子曰獨孤獨在所恤則鰥寡固可知矣賢者難于進故上之不肖者惡其雜故簡之六禮

七教八政解見篇末

李氏曰善教得民心故教民謂之司徒六禮冠鄉嘉禮也喪凶禮祭吉禮也相見賓禮也周官宗伯掌禮之在上者則有軍禮而冠昏鄉其禮同故五禮此言禮之在民者則冠昏鄉其事異而無軍禮故有六禮七教舜命司徒則曰五品不遜五教在寬穆王命司徒則曰敷五典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莫不有常故曰五典五者莫不有等故曰五品父子教之有親君臣教之有義夫婦教之有別長幼教之有序朋友教之有信故曰五教分而言之則父子兄弟其道同而兄弟主于親朋友賓客其事同而賓客主于禮故有七教由七教而詳言之則周官司徒所掌十二教是也八政周官司徒辨其貴賤老幼而有飲食之禁令則政之在飲食也以本俗六安萬民而終于同衣服則政之在衣服也須職事以登萬民曰學藝曰世事則所謂事爲也以土宜之法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則所謂異別也以度教節則所謂度也以儀辨等則所謂制也節必有量等必有數夫禮始于冠本于昏成于喪祭和于鄉射故六禮以冠昏喪祭鄉相見爲序教于內而至于外父子兄弟夫婦教之在內者也君臣長幼朋友賓客教之在外者也故七教以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爲序政本于民而制于上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因民而立制者也度量數制自上以節下者也故八政以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爲序禮所以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故曰節民性教所以告之天人之道故曰興民德政所以正之故曰防淫民之性無非天也故六禮曰脩脩言有所因也人之德無非自得也故七教曰明明者言有所本也淫者出

于民之欲也故八政曰齊齊者有以制其過差也周官宗伯掌禮司馬掌政蓋所謂國禮國政也故司馬之職未嘗有治萬民之政而宗伯之禮不設于象魏也鄉師三歲察辭大行人六歲協辭音哀者有禁造言者有刑所以一道德也五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所以養耆老也鰥寡孤獨者皆有常餼所以恤孤獨也以賢制爵所以尚賢也有不孝不睦不婣之刑以糾不仁有不弟不任不卹之刑以懲不義所以簡不肖也先王脩六禮明七教齊八政所以安民也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卹孤獨以逮不足所以擾萬民也有賢可以尚則教之成也先王之法至于簡不肖則備矣

石林葉氏曰禮者人所體以示于外天所作以具于內故以節民性教者上所以勉于下下所以得于己故以興民

德政者率人以身而格其不正故以防淫道出于命德出于性人所備有故以同俗雖然莫非道也而道有邪止莫非德也而德有吉凶一之而後異言者不作異行者不容而風俗同于天下道德一風俗同亦未始不先以政衣服器械不法則奢度量數制不同則僞齊之而後奇器異服者息淫聲邪志者懼而禁令行于天下淫邪止禁令行未始不先以教故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信之於朋友命也有性焉明之而後閨門肅朝廷正鄉黨和庠序勸而後教化行而民德興亦未始不先之以禮故始于冠而人道立本于昏而人倫正重于喪祭而親親之恩著達于鄉相見而齒位定恩意合此道德之原所自出而本末先後之理也雖然司徒所掌者邦教而宗伯所掌者邦禮此先禮而後教則疑于侵官楊子言

道以道之而終至于禮以體之此先禮而後道則疑于無序何也蓋宗伯所掌者禮之文而司徒所掌者禮之本故周官因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率皆言禮而宗伯所掌者或五或十二皆所以趨時之緩急以爲詳略不同也

盧陵胡氏曰從司徒修六禮至外諸司馬曰進士皆是司徒教事自命鄉論秀士至下造士皆崇德也自命鄉簡不帥教至終身不齒皆絀惡也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劉良公 通志堂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三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者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鄭氏曰帥循也不循教謂敖狠不孝弟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者老皆朝于庠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者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至中年考校而又不變移之左右使轉徙其居覬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郊則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不變復移之使居遂又爲習

禮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謂九州之外齒猶錄也
孔氏曰此論糾惡之事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
告司徒乃命鄉內者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鄭註者老謂
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爲父師士爲
少師是也老賢則年老有德行而不仕者朝有朝王之嫌
故鄭云會也者老既會於鄉學內爲此不帥教之人習其
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鄉飲酒之禮令老
者居上故云上齒習射當在州學習鄉當在黨學今並於
鄉學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
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故鄉學得爲射也又
鄉飲酒解以鄉爲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
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爲
之亦謂之飲酒故鄭註庠謂鄉學也習射習鄉欲使不帥

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大
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
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此言國之俊士則非唯
鄉內之人也此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教敖狠之人
爲之習射習鄉鄭註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間也謂
間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亦
復習鄉射之禮故經云如初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
更簡不帥教者故註云中年又爲之習禮間四年之下一
年也此郊謂遠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其習禮亦鄉
大夫臨之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故註云又中年移
之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案司馬法云百里郊二百里野
遂人云掌邦之野故知遠郊之外爲遂不應鄉大夫臨之
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

又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鄭註不云閒年者案學記一年至九年知類通達以九年限極不云閒年也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今但居夷狄之內地故下註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也齒猶錄者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錄其長幼故云猶錄也

長樂陳氏曰道德一風俗同則鄉之所好者無非善其所惡者無非不善然後可以因其聰明使之簡不帥幷秀士也古者凡以敬而見者皆謂之朝則春秋之朝廟祭義之朝牲此朝於庠是也習射上功則示之以行能習鄉上齒則道之以孝悌國之俊士以與執事則激之以賢才俟之如此而猶不變然後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以愧厲之不變然後移之郊移之遂以至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先王之於不帥教者至四變然後棄之豈其所得已哉　又禮書曰鄉簡不帥教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止於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爲易治膏粱之性爲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觸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刑于刑者歸于士延平周氏曰司空所以富之也司徒所以教之也既教矣故命六鄉簡其不帥者以告於上於庠言朝尊道也於廟言朝尊祖也先王無意於成人之惡常慮其欲改之無地故雖鄉有告其不率者必行射飲之禮以爲之勸導有不變然後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移之遂真不能變然後屏

之遠方待不肖其恕若此　又曰夫鄉即郊也而鄉之外即遂也言鄉言遂而閒之以郊何也夫在於境上而爲鄉遂之郊是以謂之郊也何以言之出車之詩先言于彼牧矣次言于彼郊矣者自其出而言之也尚書先於癸亥之陳言商郊次於甲子之誓言商郊牧野者自其入而言之也此所以知郊在鄉遂之閒也

嚴陵方氏曰如上所云則教之之道亦已至矣而猶有不帥者焉則不可不聞於上也鄉則六鄉之老也周官言二鄉則公一人者是矣故繼言者老皆朝于庠庠鄉學也鄉飲酒言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是矣然學記又言黨有庠者蓋別而言之雖有黨庠術序之異名自其養人於此言之則皆可謂之庠也士有曰秀士曰選士曰造士曰進士而此則止帥俊士者以外之學曰俊士方其朝于庠故據在

學者帥之也此言大司徒則知上所言司徒者兼小司徒也蓋欲俊士執事以激羣衆非大司徒躬率之有所不可故本篇有司空大司空有司馬大司馬有冦大司冦有樂正大樂正者其義亦若是而已不變者以既別之以行能道之以孝悌激之以賢才而猶不帥教也不變則移其居者亦使變其行也左鄉右鄉特彼此之別而已至移之郊又有內外之別焉遂又有遠近之別焉先王之待人至於此然猶不變則是長惡而不悛知過而不改者於是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焉所謂遠方則九州之外地之尤遠者又非特若遠之有別於近而已或曰移或曰屏何也移則遷之使知改屏則棄之而不復齒見祭義三命不齒解石林葉氏曰古者輕進人以善重絕人以惡一鄉以爲不帥教則無往而不爲惡也然而耆老朝于庠習鄉射以教

之以欲其改悔以從善猶不知帥而後移之左右移之鄉遂終至於不帥教則屏之遠方所以重絶其爲惡也雖然射以觀德不曰德而曰功鄉飲酒以行禮不曰禮而曰齒何也蓋中多者以爲勝以勝不勝則是有功者爲上飲酒以正齒位長者坐而幼者立以聽役則是有齒者爲上上其有功則人知心平體正之爲德上其有齒則人知長幼甲尊之爲禮此賢者所以勸於爲善而不肖懲於爲惡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鄭氏曰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也升之學曰俊士謂可使習禮者學大學也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

孔氏曰此論崇德之事大司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孝友多才藝秀異之士升於司徒先名唯在鄉今移名於司徒其身猶在鄉學未即貢舉入官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身升於大學非唯升名而已案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二十故鄭註謂可使習禮者又案尚書傳略說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書傳略說云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鄭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征謂力役謂供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選士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俊士雖身升在學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既成已能習禮皆免其繇役者是爲造成之士也

長樂陳氏曰夫秀於一鄉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

其德俊謂之俊士進士則以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俊士升於學而不征於司徒蓋司徒大軍旅大田役治其衆庶之政令鄉師辨其可任者國中賢者能者皆舍則征於司徒者惟大軍旅大田役而已升於司徒者鄉師之所舍也升於學者又司徒之所舍也周官考校之法書於族師然後校於黨正校於黨正然後考於州長考於州長然後考於鄉大夫鄉大夫與鄉老羣吏獻之於王然後內史詔王以制爵而不言鄉升士於司徒司徒升於大學蓋司徒言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則其教而賓興之以鄉三物而已是大學亦司徒之所教也司徒言以德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是爵祿亦司徒之所制也由是觀之鄉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大學蓋亦周制然矣

延平周氏曰天之所以爲聰明者亦以民故簡不肖者必命於鄉而論其賢者亦命於有司之選者也俊士者謂其有知於聖人也造士者謂其有所作成也鄉論其秀士而升於司徒則不征於鄉而已於司徒則有征也司徒論選士而升於學則雖司徒亦不征也所謂不征者特有激於不肖而已蓋古之有道之士安於義命之理以爲有命則雖匹夫召之役亦且往也以爲有義則雖天子亦莫得而臣之是征之與否固無加損也哉然毀譽無常而好惡不一者天下之情同也今以簡不肖論賢者皆命之於鄉可乎先王躬正信以倡天下則毀譽當一道德以善風俗則好惡同毀譽當好惡同然後命之於鄉不亦可乎

嚴陵方氏曰秀言秀而有所出造言造而有所成選言美而可擇俊言敏而可用外之司徒曰選士以其猶在所擇故也外之學者曰俊士以其皆在所用故也秀而爲選士則出於一鄉之士秀而爲俊士則出於六鄉之士有選士之造者有俊士之造者選士之造不征於鄉俊士之造不征於司徒此其別也征謂行役以從不征所以優賢李氏曰司徒興能則以三物物者烝民之所自有者也論而升之則以其秀秀者士之所自存者也選言其選於衆也先王之時養之雖不異而其才有大小故雖文王之時小大皆成才而其詩則始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又曰言刈其蓼蓋大者如薪小者如楚又小者如蓼雖皆可刈而其可選之莫不有先後故曰選士俊士如楊子言知哲聖人也洪範曰俊民用彰君奭曰明我俊民詩曰烝我髦士是也民言其在下士言其將以官之也進士言其無歉也德之未成則貴乎有造德之既成則貴乎進而無歉也盧陵胡氏曰升之學爲其有德行道藝不但可使學禮而已

山陰陸氏曰造士造而成之正在是矣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順此詩書禮樂四術教以成是士故云以造士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

之者皆以其術相成也王子王之庶子羣后公及諸侯以至俊選皆以四術成之入學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也孔氏曰此明習業之事樂正之官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爲教謂敷暢義理贊明言趣使學者知之順者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以詩書禮樂教之造成此士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也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鄭註詩得爲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爲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爲安靜舞爲鼓動舞爲陽聲爲陰故大胥云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爲安靜故云陰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鄭註互言之者謂不互言當云春夏教樂詩秋冬教禮書不教樂詩不教禮書則是春夏但教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禮書不教樂詩今交互言之言其四術不可暫闕春教樂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遂其陰陽以爲偏主耳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長幼受學雖王大子亦然也

長樂陳氏曰詩書禮樂以之爲術則謂之四術以之教人則謂之四教崇之則其道尊立之則其教行春教以樂秋教以禮則文王世子春誦秋學禮是也夏教以詩冬教以書則文王世子夏絃冬讀書是也陽動而主聲陰靜而主事春夏陽也詩樂則聲也秋冬陰也書禮則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造士之法在順之而已周官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與此不同者春貌之時而舞則貌也秋言之時而聲則

言也先王於陰陽之理或取以動靜或取以五事各有所當也造士必以樂正者樂之入人也深先王之成人未嘗不終始於此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皆此意歟　又曰防陽德者必以陰則春教禮夏教書以夫春夏陽而書禮皆陰事也防陰德者必以陽則秋教樂冬教詩以夫秋冬陰而詩樂皆陽事也宗伯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意與此同然春誦於東序主乎詩夏弦於成均主乎樂秋之瞽宗者禮也冬之上庠者書也則鄭氏謂因時順氣於功易成理或然也蓋防之者成人之事順之者小子之事孰謂未外大學則弦誦乎　又樂書曰樂工之所取正者小樂正也小樂正之所取正者大樂正也昔舜命夔爲樂正則樂正之職二帝之世已然三王特因而循之而已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說志者莫辨焉禮之敬文也說體者莫辨焉樂之中和也說樂者莫辨焉崇之爲四術使士有所尊立之爲四教使士有所從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崇四術以造之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立四教以教之也樂正之職有在於是豈非人君有樂育人材之意而樂正有以輔成之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蓋本諸此詩書禮樂謂之四術亦謂之四教也然不言易與春秋者爲其非造士之具不可騶而語之故也孔子之於易必待五十而後學游夏之於春秋雖一辭莫贊其意蓋可見矣荀卿欲隆禮樂殺詩書是不知崇四術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詩書禮樂所載者道也體之在已則術於此

而已故曰四術用之以化人則效於此而已故曰四教禮者體也故於秋教之蓋秋主斂所以成體故也樂者樂也故於春教之蓋春主發散所以爲樂故也詩者言也故於夏教之蓋言爲事之文夏與物交而成文故也書者事也故於冬教之蓋事爲言之實冬與物辨而反實故也則順之之道又有見於此凡言春秋必以春爲前者先後之序也然誦亦詩也弦亦樂也而文王世子乃言春誦夏弦何也蓋弦誦者詩樂之用詩樂者弦誦之體方言其體故以樂爲先方言其用故以誦爲先其實四者以其陽類故教之詔之皆於春夏而已春之教樂未始無詩要之以樂爲主耳夏之教詩非無樂也要之以詩爲主耳弦之與誦其義亦猶是也故文王世子弦誦則一詔之以大師書禮則或詔之以典書者或詔之以執禮者也於春夏通而教之秋冬別而教之者順陽交陰辨之義故也此則一教之以樂正者以夏殷之制略未若周之制詳故也太子適子也大則以大言之也適子大而庶子小故謂之大子諸侯有君道故謂之大子則以特大於一國之子而已名之以大雖同所以名之謂之大子則以特大於天下之子諸侯之世子亦謂之大子則異也至於卿大夫之與元士則全乎臣矣其子不足以大言之故曰適子而已自王大子以至於國之俊選皆造焉者皆從其詩書禮樂之教故也天子之子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不與者隆殺之別也選士方外於司徒亦得與在學之教者教無內外之別故也則與帥之而執事以激羣衆之時異矣故德特曰俊士而已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之大莫先乎孝弟故入學者必以齒曰凡則

無貴賤皆以齒矣然以大子而與俊選相爲齒所謂行一
物而三善皆得是也
山陰陸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樂正之事也凡造士興
於詩書次之禮次之樂又次之是之謂順莊子曰倒道而
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春秋教以禮樂冬
夏教以詩書言教不言學非成德也有教而已據凡學世
子及學士必時凡學必時矣故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
延平周氏曰四術仁義禮智也四教詩書禮樂也崇四術
所以尊德性立四教所以道問學尊德性天也道問學人
也天與人先王之教未嘗偏廢也舜命夔典樂而教胄子
周立大司樂而掌成均之法此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者
蓋以樂爲學教之始終而能入人之深也大子言其適王
子言其庶四時之教其大子與俊選者同則道德所一也
廬陵胡氏曰鄭蓋以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故必謂詩樂
屬陽又以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故必謂書禮屬陰
此說近鑿夫四教不可一日而闕卻穀說禮樂而敦詩書
豈分四時孔子言學詩學禮何必夏教詩秋教禮孟子曰
誦其詩讀其書何必詩於夏書於冬哉若云秋必禮春必
樂則大胥云秋頒樂合聲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秋亦
可教樂矣不必春也若云冬必書夏必詩則文王世子云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鄭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則春
亦可教詩書禮矣不必夏秋冬也鄭註云互言之其義未
明故詳別其言
講義曰四術四教皆不過詩書禮樂而已以此而爲術業

故謂之術以此而成教養故謂之教亦異名同實而已

金華邵氏曰入學當有漸磨之益而勢之尊隔則難行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勢之尊者使其以驕貴自恃而居乎貧賤而齒尊者之上則有善何以相勸有過何以相糾惟略勢位而一皆以齒則漸磨之術可施如此而不入於善而不帥教也故於將出學之時簡之至屈萬乘之尊動三公九卿大夫元士之衆甚而天子食不用樂古之人君其不忍輕棄人才如此

盱江李氏曰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說者必曰爲化民也爲選賢也而不曰愛諸臣之子保諸臣之家也人不教不善不善則罪罪則戕其親隳其祀是身及家以不教壞也故明主推恩羣臣必先教學與其寵於今孰若無辱於後不

務教而務官之以市井言未學而仕其幸大矣知者慮之則爲禍亦大彼不善之質而假之位鮮不及矣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鄭氏曰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大樂正告於王王命皆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也此習禮皆于大學不舉去食樂重棄人也棘當爲蹙蹙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

孔氏曰此論王子等屏退之事案周禮大胥中士四人小

胥下士八人皆屬大司樂故註云樂官屬也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樂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爲周之大學也故鄭註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爲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此註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

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鄭註南北爲其大遠者案漢書地理志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漢地既然則周亦應爾皆南北長東西短故云大遠也

長樂劉氏曰聖人之有天下也以學教爲朝廷之大政使大子齒於俊選使樂正磨其性情必順先王詩書禮樂以性其情然後已也不變者九年則雖王子亦屏遠方其公於教化而不私其子則凡在學者孰敢不性其情以蹈於中和之域哉此三代之王所以後世無及也

延平周氏曰王命三公至於元士皆入學以勸導誘掖之如是而又不變則親視學而又不變是眞不能變者也故屏之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棘於悔過寄者示其雖屏之特寓於此耳屏而必謂之棘與寄者恩也卒不免於不齒

者義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觶其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大胥待致以教之小胥觶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慢怠者大胥預有力焉樂師掌國撻以賛之則簡不帥教者小胥大胥預有力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則簡不帥教者小學正亦預有力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王之事皆在所令焉則簡不帥教以告于大樂正者小胥大胥小學正也以之告于王者大樂正也鄉簡不帥教者耆老皆朝于庠大學正告不帥教者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而王又親視學重棄之也重棄之與周官鄉士遂士王命三公會其期同意王三日不舉與文王世子不舉爲之變同意棘則欲其悔過之速寄則不

其有可復之理可悔而不知悔可復而不能復然後終身不齒矣屏之止於東西而不及南北者南於中國爲尤遠北於四方爲尤寒自非惡之欲其死則不投之於此詩曰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國子之屏宜不至此矣蓋教之仁也簡不帥義也王親視學與三日不舉仁也終身不齒義也先王之於國子仁之而已其處之以義不得已也

嚴陵方氏曰視學之禮則文王世子所言者是也不變王三日不舉者以視學之禮化之而又不變則終不變矣故三日不舉將以棄之也舉與食日舉以樂之舉同義將棄之而不舉則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故也棘寄皆以待貴者之禮有別於賤者故然耳

山陰陸氏曰寄言今雖寄後將復焉棘言今雖棘後將宥焉雖曰終身不齒其幸望猶如此聖人之仁也

李氏曰王親視學此有以見勞於索之也勞於索之則休於使矣

講義曰三日不舉閔其教養之久而猶不變所以深惜其齒於學而無所成也古者大喪則不舉大札則不舉邦有大災則不舉又司寇行戮則君爲之不舉王閔士之無成而至於三日不舉樂則所以教養以待天下之士爲何如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外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鄭氏曰外諸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司馬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也定其論各署其所長也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

孔氏曰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最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外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爲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貢於王亦外諸司馬蓋司馬之職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即知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也但鄉人既卑節級外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爲造士於是大樂正總論此造士以告於王外諸司馬也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於王其告王之時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既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堪任以此官然後爵命之既

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司徒大軍旅大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是政事亦在所預非特掌教事而已司馬進賢興功其屬有司士稽士之功德有諸子掌國之教治是教事亦在所預非特掌政事而已蓋古者之設官也職未嘗不分而分職則責專事未嘗不聯而聯事則合職故論材主於鄉及官之則論以司馬然後無倖進教士主於司馬及其發則教以司徒然後無廢事　又樂書曰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所以勸之也簡不帥教者以告于王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以沮之也王者勸沮大下之術大樂正實預焉其職豈不重哉後世有樂正氏司馬氏豈因其世官名之邪

嚴陵方氏曰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升之學所以屬於大樂正也故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司馬造士之秀則於成材之中又秀出者也升諸司馬則以將使之臨政故隸於政官之長也以其成材將使之臨政則可以進於王所故以進士名之司馬辨論官材者將使之臨政則必隨其大小而官之故曰官材定其論則賢否之理各止於一矣前曰造士之秀後曰進士之賢何也秀特有才之稱賢則有德之稱此輕重之別若司徒司馬之類所謂官若公卿大夫所謂爵若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官所以居之爵所以貴之祿所以富之也官非賤者之可居故既官之必爵之爵之矣宜有以養其廉故既爵之必祿之其序如此

金華邵氏曰論造士之秀必告於王而始升諸司馬蓋用人之權當歸之君故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取士其擇之非一人而進之非一日故在位者莫非成德之士

廬陵胡氏曰論賢者告於王則不賢者固不告矣後世策士於王庭不論人材賢否皆授以官非古論賢之義也定其論謂公論皆定於一無異議物論既定乃試以官古者爲官擇人必合公論

盱江李氏曰司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能者皆先試以事久而有功然後授之以爵得祿食也爵以貴乎人天下之人共貴之祿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也廩財給穀農桑賦貢奉之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貴之而貴非其人天下共富不暇天下共富之也天下共貴之而貴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則君命果義乎衆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孟公綽不可以爲滕薛大夫禆諶謀於國則否況其下者乎苟非試其事考其功而遽與之爵祿則曠大官敗公事可勝道哉王制所謂官之者使試守也堯舜豈不聖而試呂以職愼之至也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鄭氏曰以不任大夫也

孔氏曰以經云大夫廢其事故鄭知不堪任大夫也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論語註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

長樂劉氏曰加祿而外爲大夫矣廢其所職之事則黜之終身不復許之仕進死則葬之以士禮必人之竭其忠也

嚴陵方氏曰廢其事謂居大夫之位而不能興大夫之事也終身不仕則不特貶之於其始而又貶之於其終也死

以士禮葬之則不特賤之於其生而又賤之於其死也夫終身不仕則與民同耳猶以士禮葬之者以其曾居大夫之位故也然是法也上不及於公卿下不及於士者舉中以該之也

延平周氏曰大夫廢其事而終身不仕者義也死以士禮葬之者恩也

盧陵胡氏曰案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以其卒時非大夫也臣衛楊僕免爲庶人李德裕貶爲參軍皆不書薨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鄭氏曰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孔氏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延平周氏曰辨論官材責之司馬教習車甲責之司徒何也先王之用人非有成材不取唯其有成材則責之以事而無不能也又況司馬掌政典則其所辨論官材者豈特文而已司徒掌教典則其所教習者豈特武而已此文武所以混爲一途也

李氏曰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之爲比長鄉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實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爲比閭旅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帥其事無不治先王之取人治民未嘗不如此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掔以事上者祝史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鄭氏曰羸股肱謂擐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也不貳事欲專其事亦爲不德也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仕於家亦賤故亦不與士齒

孔氏曰執技之事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藝之事言此既無道藝唯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擐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以見武勇中條論執技之人有七祀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已言此重云者見其色目也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爲二事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亦爲技藝賤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橫渠張氏曰羸股肱決射御此執技以有事於外者也若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此執技以事君於內者有此二等嚴陵方氏曰莊子曰能有所藝謂之技則凡執技者不足以德論之也特論其力而已適四方謂有故而之外也嚴股肱則所以宣手足之力也決射御則決勝負於射御也此其所以爲力歟技不止於射御而此止以是爲言者以二技尤論其力故也祝若周官大祝之類史若周官大史之類祝史皆事神之官以其作辭以事神故曰祝以其執書以事神故曰史射則周官之五射若白矢參連之類御則周官之五御若鳴和鑾逐禽左之類醫則醫師之類卜則卜師之類百工則土工木工金工石工之類以其類之非一故以百言之以其足以興事故謂之工焉凡此者皆執技之名也不貳事則欲其無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者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然必出鄉而後不與之齒者以鄉黨尚齒故也仕於家則僕而已禮運曰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

長樂陳氏曰有其能者必有其名有其名者必有其分則過四方贏股肱決射御言其能也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言其名也出鄉不與士齒言其分也因能以正名正名以明分先王所以處執技者如斯而已蓋士以德技以力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先王嚴其分守如此欲人遠恥遷善也然古者教人必以六藝周公以多藝爲能孔子不以射御爲賤何也古之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是從此君子所以賤之也文王世子謂之郊人賤之此執技者不與士齒之意也禮運臣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此仕於家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仕於家者非技也於此言之者因其類也於鄉齒之仁也出鄉不齒義也不與鄉齒之非所以相親不出鄉不齒非所以相辨此禮所以不同

延平周氏曰先王不責備於人苟有一藝皆得與於有司而食於上然古之學者以禮樂爲始終而未嘗不從事於射御雖孔子亦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此則以射御爲執技之賤者蓋古人之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可也果道不能志之德不能據之於仁又不能依之而止游於藝者此上之人所以賤之也不貳事移官非執技之所能也執技爲百工仕於卿大夫爲家臣不與士齒所以貴其爲士也古之爲士其貴於鄉如此此人人所以遠恥而有常心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剌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鄭氏曰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三剌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簡誠也

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也

孔氏曰自此至異言一節總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之事此論司寇正刑明辟之法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刑法宜謹不可專制必須三刺以求民情鄭引三訊見周禮司刺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羣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衆來觀者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此三刺雖以殺爲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有盲無簡不聽者盲意也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盲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爲罪也附從輕者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

之則罪疑唯輕是也赦從重者所犯之罪本非故爲而重罪故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尚書眚災肆赦是也

長樂陳氏曰訊而謂之刺者訊之然後刺故也春秋殺大夫曰殺於內公子則曰刺蓋衰周之時先王訊之之法特施於公子而已

嚴陵方氏曰刑正而不偏則所加者無怨辟明而不隱則所制者無疑辟者法也惟辟能立法故也刑出於法而已此先刑而後辟者以刑得其正然後辟得其明故也刑辟所以待獄訟獄訟皆有言者也故曰聽聽訟而後有獄此先獄而後訟者上下之序也有言謂其法有意無簡謂其情無實於法雖有意於情即無實若是之人則不聽其訟而施刑焉慮其殺不辜故也簡與書所謂五刑不簡之簡

同所以書獄辭而已

山陰陸氏曰若令聽訟無簡書可據與無可書之實狀皆不聽也

李氏曰必正刑而後可以明辟不正刑而明辟則察辭於差而非從矣書曰惟明克允明者內有以察其眞僞之情允者外有以審其輕重之罪審其輕重之罪所以正刑察其眞僞之情所以明辟也訟不已則至於獄至獄則訟故曰獄訟

延平周氏曰言司徒司馬而後及於司寇其序蓋與周官同然獨以司空先之者蓋司空掌事典而富民者也富民者治之所終始故先之不亦宜乎周官三訊皆訊之以言而謂之刺者蓋訊其罪之當刺與否故得謂之刺也附從輕赦從重先王以君子待天下其爲忠厚如此

也必即天論則取天理以爲之也先王五刑不簡然後正乎五罰五罰不服然後正乎五過則罰輕於刑而過又輕於罰矣此止以郵罰爲言者輕且如此其重可知矣其言以郵罰爲序者亦先輕以明之也周官所謂柽楇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此治五過之法也

山陰陸氏曰即天因性循理善即人心之謂也若有司論郵罰則當麗於事而已蓋上以道揆制刑下以法守論罪而已

石林葉氏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其罪也人以爲當誅而天亦誅之故刑即天也自取而人不與焉故罰麗於事

盧陵胡氏曰郵尤也成帝紀云上天見異以顯朕郵此言尤人罰人皆當麗蓋本罪呂刑云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講義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謂五刑五用皆本於天也
呂刑曰非爾惟作天牧謂設刑禁之官者非爾也爲天牧
民而已制刑而必即天論則不可私以輕重就天理以論
之則任理而不任情也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也而不可過焉原其情者其可以無測乎亦在乎測之而
已事非有惑無所用論故曰意論以意生乎有惑故也情
非用誠不可以測故曰慎測以慎由乎用誠故也若是則
輕重淺深各得其辨矣故曰以別之也悉其聰則所聽者
無遺矣悉其明則所見者無遺矣致其忠則不欺之至矣
致其愛則不忍之至矣若正則有不盡於刑之道乎故曰
以盡之也汎與汎愛之汎同可信則斷之以已可疑則資
之於衆也衆疑赦之者又不以偏愛而有所釋必察其罪
之在大辟則比於大辟以成其獄察其罪之在小辟則比
於小辟以成其獄比之爲言附也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
矣其序則首言權之者以見先王之用刑非以爲常也然
事情不可以無辨故繼言以別之別之則理無遺矣故繼
言以盡之盡之則獄可以決矣故言以成之終焉

李氏曰五家爲比有罪則奇裒相及而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則不相及也比必相及所以使之止其惡父子兄弟不相及所以使之全其恩故曰必原父子之親爲王之親而有罪則適輕犯王之親有罪則適重凡賢者能者有功者勤者爲王之賓者皆有以寬而宥之犯之者反此故曰立君臣之義原在乎情故曰原立在乎義故曰立權者至於平而止之物也吕刑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聽以五辭正以五刑刑之正也正以五罰正以五過刑之變也司寇正刑明辟師聽五辭之謂也凡制五刑必即天論正于五刑之謂也郵罰麗於事正于五罰之謂也衆疑赦之正于五過之謂也古之聽獄也察下之安僞無所逃其罪而罪之所疑猶赦之此亦務省刑之道而有以見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鄭氏曰權平也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也盡之盡其情也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

孔氏曰原本也凡犯罪之人或子爲父隱臣爲君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爲平量之恕而免放之盡意思念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謹愼測度罪人之意善惡淺深之量以分別之使不相亂也聽獄之人又當盡悉已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之人情不有抑屈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汜廣也已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與

衆庶共論決之若衆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比例也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案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也

長樂陳氏曰輕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大小言其辟原父子之親則以恩掩義立君臣之義則以義掩恩悉其聰明則得其情致其忠愛則哀矜而勿喜疑獄與衆共之呂刑所謂胥占是也衆疑赦之呂刑所謂刑罰之疑有赦是也嚴陵方氏曰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曰立親主於愛而已一於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於敬而已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一皆如是豈足以爲法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立者特從法之權而已故曰以權之也事之輕重各有序也而不可亂焉行其事者其可以無倫乎亦在乎論之而已情之淺深各有量

先王之仁也

石林葉氏曰父爲子隱親之也臣爲君隱尊之也親之則爲仁故原之則以重本尊之則爲義故立之則以正名二者於理爲可而於罪則不可量輕重而行者乃所以爲權也刑所施有輕重輕下服而重上服則其序也罪有淺深深者刑重淺者刑輕則其量也序則有理故意以論之量則有制故愼以測之此四者所施不同要其刑罰明辨而不失此所謂別之也聰明則聽獄訟者也忠愛則斷獄訟者也聰明近智精而思之在己忠愛近仁推而及之在人故聰明言悉忠愛言致智則得其情仁則哀矜而勿喜聽斷獄訟至此則待之已盡至於罪有可疑而衆共赦亦必從之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雖然罪有輕重則事有大小引事類而比附以決之然後成獄辭

講義曰父子之親若周官議親之辟是也君臣之義若周官議賢之辟是也

金華邵氏曰用刑以平允爲主不可偏於一也原父子之親則近於愛故必權之以君臣之義則不溺於愛意論輕重之序則近於私故必謹測淺深之量則不流於私悉其聰明則近於察故必致其忠愛而不陷於察如此而或偏於一未之有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鄭氏曰史司寇吏也正於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即此外朝也獄成告於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又當作三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孔氏曰成獄辭者獄吏初責斃罪人之辭已成定也吏以成辭告於正正得吏告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也鄭註云鄉師之屬鄉謂鄉士師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非周禮地官之鄉師也漢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也正聽已竟又以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鄭註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是鄉士遂士縣士職文彼註云異謂殊其文書謂殊

異其應死刑之罪要之者爲其罪法之要辭即是囚之狀辭錄爲要狀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嘉石平罷民焉罷民則是犯罪之人鄭註左九棘至三公位焉皆朝士職文故知聽於外朝也棘取赤心而外刺見周禮註王命三公參聽之者王既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謬妄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更共參準聽之是三公之外共人相參而聽之也註云周禮欲免之公會其期逐士職文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獄成辭以告於王王三又者三三事也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之鄭註云一宥以下周禮司刺文不識者不審也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閒帷簿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恐有此三事致罪故令宥之若不當三事故造罪者然後制刑

嚴陵方氏曰成獄辭謂訊獄之辭已成而不可變也則非謂無簡矣故史得以獄成告於正也獄辭始於史者以掌官書故也正之聽也特於獄而已至於大司寇之聽也則又於朝焉聽之於朝而獄之辭又成矣故可以告之於王然而獄正特刑官之屬而已大司寇特刑官之長而已專以一官之聽猶慮不能無私焉故王又命三公參聽之以合乎公議也三公參聽之而獄之辭又成矣於是又告於王若是則以五刑治之固可矣然以三又之法原之或在所赦焉故三又然後制刑也可以制刑矣而又宥之故謂之又也君子之盡心尤見於此

長樂陳氏曰正周官鄉士之類是也王必三宥然後有司制刑者王以道揆而貴乎寬有司以法守而貴乎嚴寬則天下之所樂嚴則天下之

所畏
山陰陸氏曰正無常位顧所言何如耳若建其正立其貳則正大司徒大司寇是也正掌官法以治要師掌官成以治凡則正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鄉師士師是也此言大司寇又言正則正謂小司寇矣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又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是二者上之所敬謹也若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小刑憲罰中刑猶罰大刑扑罰雖曰未麗於刑亦刑之事也然則大樂正所屏大司寇所刑司市所罰一歲幾何皆君相之所當先知者故王齋戒受諫冢宰齋戒受質不敢以為後故曰天子齋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司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鄭氏曰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也變更也

孔氏曰此文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刑者例也此說刑之不可變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例是例體之例言刑罰之刑加人例體又曰例者成也言例體之例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則上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是也

延平周氏曰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刑罰者所以防其故者也故雖輕亦在所不赦

長樂陳氏曰蓋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吏以應於已然之後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馬氏曰刑之所以爲刑者猶人之有例也一辭不具不足以爲刑一體不備不足以爲成人故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辭之所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故曰一成而不可變君子無所不盡其心至於用刑則尤慎焉

山陰陸氏曰凡作刑罰輕無赦言如上所謂可謂恕矣即欲作而興之雖輕又不可赦若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是也刑者例也者刑者人之刑也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天之所謂刑異乎人之所謂刑例者成也者人之刑論成而已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雖王猶不得變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李氏曰司寇職曰聽萬民之獄訟以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用情訊之所以盡其心及十日斷之以其一成而不可變也故舜獨命士曰欽哉欽哉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鄭氏曰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其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也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淫聲鄭衛之屬異服若聚鶡冠毷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空

行僞至而澤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娶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四誅者不以聽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習

孔氏曰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巫蠱若武帝時江充埋桐人於太子宮是也蠱者損壞之名巫行邪術損害人者俗禁若前漢張竦行辟反支後漢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鄭衞多淫風故謂淫聲鄭云之屬者桑間濮上之音亦是也鄭子臧好聚鷸冠見僖二十四年左傳楚子玉爲瓊弁玉纓見僖二十八年左傳瓊弁謂馬飾皆異服也公輸般請以機巧者指其人巧謂之奇技指其機巧謂之奇器故奇技奇器總謂般也行此詐僞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談僞事辭理明辨不可屈止

習學非違之書而又廣博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鄭註虛華謂習僞習非捷給謂辨博而澤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者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如今時之人執持此喪葬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衆妄陳禍福浪說妖祥築謂垣牆蓋謂舍宇

嚴陵方氏曰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失其實改作則反其常若是者皆執左道以亂政也故殺奇技足以蕩人之心奇器足以喪人之志所學者非則道失其正矣況至於澤而及人乎假於鬼神則以禍福而惑人者也假於時日則以災祥而惑人者也假於卜筮則以吉凶而惑人者也雖不足以亂政亦足以疑衆矣故亦在所殺也左道者以於道逆而不便也國語士薦曰大子君之貳

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是則左以言其逆也春秋南遺曰冢卿無齒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是則左以言其不便也

馬氏曰淫聲所以惑民聽異服所以惑民視奇技奇器所以惑民心僞對誠之辭非對是之辭言行僞而不由於誠學順非而不由於是猶足以惑動人之善心甚者至於堅辯博澤有以惑衆故殺卜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畏法令而不以正告則謂之假假於鬼神之幽而信其卜筮之明則有以惑於衆故殺之也則鄉師攷教察辭稽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民其教之也則鄉師攷教察辭稽器展事合方氏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諭書名聽聲音達瑞節同度量

其禁之也大司徒有造言之刑亂民之刑大司樂禁淫聲司稽禁不物者大祝禁逆祀命者然則析言以亂理破律以亂法亂名而失實改作以敗常執左道以畔順以至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亂政疑衆者其在所殺宜矣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者多出於在上者之所爲故亂政所謂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也淫聲以至時日卜筮多出於在下者之所爲故疑衆所謂發於其事害於其政者也亂政者其害大疑衆者其害小此亂政之誅所以先於疑衆也時日卜筮必有禁何也古者天子有守龜諸侯有守筮大夫有所占則請卜於君而已是在下者無卜筮之禮也

山陰陸氏曰破律破後王所述改作改先王所作若瞽史諭書名是亦名也

李氏曰舜典曰怙終賊刑怙自恃以爲姦者也終遂而不反者也賊害人者也三者先王之所刑而刑之莫先於怙此四誅之所以不聽也求之周官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所謂暴力亂政者也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所謂矯誣犯禁者也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與夫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所謂作言語而不信者也故禁遽氏曰以告而誅之所以誅其不聽也先王之世道德一而習俗成其行有若是者乎蓋亦備法所不免也後世道德既微而奇行者於刑無誅義理既晦而異言者於法無禁行僞者其行之有故言僞者其言之成理淫辭不能放詖行不能距此君子所以思反經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先王盛時道德一於天下言而有法則可述離析其言則爲無法事正其名則事成亂名改作則爲敗事執左道而不順於理則爲逆凡此非特疑於衆而於國政亦亂之也聲不正則淫服不同則異技也器也不合法度則爲奇言行不比先王則爲僞學不順其是則爲非鬼神時日卜筮不以實告則爲假凡此雖非害政而人之視聽不得自信亦疑之也亂政則入造言之刑疑衆則入亂民之刑皆所必誅而無赦故不以聽雖然言行以僞學順而非皆所自爲而刑必誅而無赦不已甚乎蓋其行堅也疑於德言辨也疑於道學非也疑於智順非也疑於仁皆足以驚世亂俗此所以楊氏爲我墨氏兼愛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君子力排之也

延平周氏曰此四誅者不以聽以其非過而其情不待於聽也

金華邵氏曰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蠹民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聖人防微之意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閽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鄭氏曰不赦過亦爲人將易犯圭璧金璋至戎器皆尊汚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用器不中度至姦色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外縷多少錦文珠玉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五穀果實未成不利人木伐之非時禽獸魚鼈殺之非時皆不中用故皆不粥於市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春獻鼈蜃月令季冬始漁闔竟上門譏呵察孔氏曰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僞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飲食器者既夕禮敦杅之屬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案鄭註周禮則帛廣二尺四寸若不中度數並不粥於市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也但不得羣聚耳故周禮司虣云禁屬游飲食於市是也前言圭璧金璋是貴者之器非民所宜有此錦文珠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也司關之官執

此戒禁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禁身著異服者又識口爲異言之人防姦僞察非察非長樂劉氏曰此夏殷司市所執之禁令也天下之民以有易無莫不萃於市也司其市者執禁令以通其有無而犯於國之禁令者不得粥於其市則人人僞於信義而詐僞不生矣物物遂其性命而暴天不作矣禮制由之以立忠愛由之以成故中和可致於市民也

嚴陵方氏曰禁之所在不可違也故以執言也周官士師掌國之五禁皆以木鐸徇于朝書而縣于門閭近則徇之使聞遠則縣之使觀在上待之爲已盡在下習之爲已久如是而猶犯之宜其不赦矣金璋蓋以金飾之璋即考工記所謂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者是以言圭璧金璋則琥璜之類可知命服謂君所命之服若再命受衣服者是

矣命車謂君所命之車若三命受車馬者是矣戎器不粥而兵車之中度則得粥之者以丘乘出車賦而兵車之粥不可禁故也姦色謂若紅紫之類正色謂若玄黃之類孔子惡紫之奪朱則姦色固能亂正色以其不正足以生姦也錦文猶月令之言文繡言錦則繡可知言文則章可知珠玉未成器而得粥於市者以用之以爲器然後見其爲奢也衣服飲食人之所日用者不可不粥此亦禁其侈靡者而已觀周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亦不過是也執禁以譏即前關譏而不征禁異服則慮其足以惑衆視聽異言則慮其足以惑衆聽特曰識之所以借上之所采而達之故也識與小子識之之識同

馬氏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交易而退者先王曰中之市也先王之爲政在於明分而貴

賤異勢其用不可無差等故圭璧金璋上之所寶也命服命車上之所用也宗廟之器犧牲上之祭祀所用也戎器上之所以禦患也凡此皆上所用非下之所宜有故皆不粥於市先王之爲政在於度量而度量不一則先王有所禁故不中度不中數不中量皆不粥於市先王於爲政害者使之亡靡者使之微故姦色亂正色錦文珠玉成器衣服飲食皆不粥於市所以去其靡也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皆不粥於市所以去其害也異服之在四誅則不以聽而止於禁之識之何也蓋禁之者守關之事也至於誅則在上者之所爲也

山陰陸氏曰圭璧金璋言有以下諸物不常有也穀梁曰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金在璋上著金亦器若金敦之類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則兵車中度粥於市也

周官質人掌成市之兵器然則戎器不粥於市爲有戎器者也非戎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謂初非粥者也即他飲食不應有禁下言大史大史王左右也遠則舉關近則舉王左右以爲其餘莫敢不慎也

李氏曰執禁者持成法以有待也持之以法故曰執待其未然故曰禁雖過不赦欲民莫敢不慎也圭璧金璋命服命車宗廟之器犧牲戎器粥於市則慢禮用器不中度布帛精麤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姦色粥於市則亂政錦文珠玉成器飲食粥於市則靡俗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而粥於市則傷物周官司市凡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蓋錦文成器飲食民得以有而不禁圭璧金璋犧牲商得以資賈得以粥而無禁命服命車戎器工得

以作而無禁故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皆十二而此言其禁則十有四也

盱江李氏曰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民謂物行沽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召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又僞時之禁俱十有二工不得作賈不得資民不得畜此經所言亦其類也夫理財之道去僞爲先民之詐僞蓋其常心矧茲市井飾行僞慝何所不至哉姦僞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惟愚民見其邪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至於侈靡皆爲人費雖不可盡去亦當制節使微少矣孟冬之月令曰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正此之謂也

石林葉氏曰以令示於衆而使之避者禁也一弛其禁而赦之則犯者必多故不赦過自圭璧金璋至於禽獸魚鼈皆設禁於市者也至於關者人所道以出入而其所禁尤嚴於市故衣服貳而民德不歸於一則禁異服議論異而道德不合於一則識異言異服見於用則易知故曰禁異言必辨而後審之故曰識先王一道德以同俗明刑而析言異服者殺所以誅其已然正法而異言異服者譏所以禁其未然凡此皆治民之具諱惡者亦人情所不免故下大史執簡以記其言動奉諱惡以示禁者所以爲治天下之終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治市之法如此之致詳蓋所以杜其僭

踰欺詐而又以順時令者也關之有征先王之通法孟子謂今之爲關將以爲暴豈有征即是暴邪蓋言征之有過於先王之法者也

吳氏萃曰司市僞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皆十有二而在民尤先於商賈與工者民不敢用則商賈不敢販工亦不敢造也王制其禁凡十有四先王之世大率言於市如此此民之所以安分務本而無奢淫姦僞之習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鄭氏曰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孔氏曰此經論大史之官典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書奉進於王以所諱所惡之事奉進也鄭註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註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子卯巳具檀弓疏此惡亦兼餘事故一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鄭註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

長樂劉氏曰此夏殷大史之職主典國之禮法凡有大禮大事則執簡記以考正其儀天子行禘祫會遠祖於大廟則奉其諱若日月有可惡而齋戒恐懼以俟天譴則奉其惡日於天子所以佐佑一人惕厲脩德若天地有大災變三辰失其常度各徵作於四時扎瘥刑於四國皆天子之所惡也周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正歲年以敘事于官府頒告朔于邦國而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略皆同也

長樂陳氏曰諱則非可言惡則非可爲執簡記則王知所從奉諱惡則王知所辟凡此施於喪祭軍賓會同之類而已若夫四方之政事與其志則有誦訓傳道及詔辟忌嚴陵方氏曰執簡記即周官大史所謂執書抱法是也奉諱惡小史所謂詔王之忌諱是也此一言之於大史者以小史爲大史之佐故得以兼之簡記謂簡册所記之言也執言執之於此奉言奉之於上凡此特用之於行禮之時耳故以典禮言之

山陰陸氏曰此言執簡書王言動善則記之惡雖記之猶諱變善言奉著善臣所奉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

廬陵胡氏曰諱惡謂人主所諱言而惡聞者賈山云人主惡聞其過是也故下云受諫

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鄭氏曰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也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猶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齊戒受質贊王受之也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屬也百官受質受平報也休老勞農饗養之也成歲事斷計要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歲終天子受質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農制國用之事也以其歲終天子舊來所施之事或有

不便須有改爲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齋戒而後受於諫也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也冢宰貳王治事故亦齋戒贊王受羣臣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唯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即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者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百官齋戒受

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即十月蜡祭飲酒勞農也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案周禮註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彼對文耳鄭總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司徒司馬司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若以殷法言之案曲禮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士若以周法言之案夏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官分主九卿則兼羣官焉但大樂正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天子也

嚴陵方氏曰齊其內志之動戒以防其外物之侵古之人將有思也將有爲也未嘗不齋戒者凡以致其謹而已故君之齋戒所以謹其所受之諫於下也臣之齋戒所以謹其所受之質於上也然而一歲之內所諫所質多矣必於歲之終乃齋戒受之何哉蓋今歲於是乎幾終來歲於是乎更始朔易之事將有所平在始和之政將有所布

宣既驗者可因爲之監未然者可豫爲之防君臣上下其可以不愼乎則齋戒以受之不爲過矣成即周官司會之職以歲會考歲成者是矣謂之成以其計要所成之績故也計要正司會之所掌故其質於天子獨先於衆焉冢宰齋戒受質者蓋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冢宰必降於冢宰者以冢宰爲天官之長司會則天官之屬故也大樂正大司寇亦三官雖非冢宰之屬然以其計要正司馬之所掌故以其成質於天子特從司會而已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者是蓋各以其類受之也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而樂正則崇四術立四教焉故樂正之質則司徒受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者也而司寇則詰姦慝刑暴亂焉故司寇之質則司馬受之司空掌邦事居四民者也而司市則掌偽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各十有二

焉故司市之質則司空受之此非各以其類乎百官蓋三官之屬以其職卑而不敢專達故必質於三官然後其成得達於天子也獨不及宗伯者以樂正所立之教兼於禮故也然後休老勞農者蓋物作於春長於夏斂於秋藏於冬則一歲之終固可休之時也帝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則一歲之終固可勞之時也老者血氣既衰是爲可休之人農之稼穡亦已勤矣是爲可勞之人於可休之時而休其可休之人於可勞之時而勞其可勞之人蓋先王所以奉天時而爲政者如是而已成歲事則所以計今歲之所入制國用則所以待來歲之所出也前經言量入以爲出故成歲事然後可以制國用焉且歲事繫乎天則成其終者存乎人國用出乎下則制其始者本乎上故於歲事曰成國用曰制也

長樂陳氏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故百官積日而治詳天子一日列之而已此司會所以質歲之成於天子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詔王及冢宰則詔王者質於天子是也詔冢宰者冢宰齋戒受質是也於天子言受諫於冢宰言受質受質則列其已然者受諫則列其已然而脩其未然者其受之必至於齋戒無敢慢故也受質然後休老勞農以其萬物歸根之時而老者不可不休百穀既入之後而農者不可不勞休老黨正所謂正齒位籥章所謂息老物是也勞農特牲所謂息田夫月令所謂勞農而休息之是也

馬氏曰日窮于次月窮于紀當是之時上之是非不可以不諫故天子則齋戒以受之下之善否亦不可不校故司

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質者質其是非而聽其誅賞也故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冢宰冢宰則齋戒受之說者以贊王受之其說蓋非是矣蓋掌一歲之事者冢宰也而司會者冢宰之屬周官曰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故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天子則降於冢宰故其趨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統於冢宰而非冢宰之屬以其職無專達故以其所成從司會以質其誅賞焉天子則以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之成降於三官故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則齋戒以受之百官者三官之屬而其職亦無專達故以其成質於三官然後三官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則百官齋戒以受之至於百官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考之周官大樂正者宗伯之所屬大司寇者六卿之所屬與此不同者蓋周官之言周之禮也

延平周氏曰受諫必齋戒者神明之也司會總一歲之文書故質於天子必司會之大樂正人材之所主大司寇民命之所繫司市國貨之所出三者可謂重矣故從之言司徒司馬司空而不及宗伯者禮出於教故也休老勞農者萬物歸根於冬然後復生於春帝勞乎坎然後復出乎震故蜡所以息老物與勞農者庶其有以繼之也成歲事者成終而成始也

山陰陸氏曰以諫換質言王於此求諫非直受質而已亦王之隆嫌下或不敢諫六官不言宗伯以大樂正見之也廬陵胡氏曰大樂正等由司會以正於王大司徒以下三官不由司會者以其總主萬民得自質於王司會但進其治要耳先儒云天子平斷畢報於下故百官受天子所質之要非也此謂百官自受在下所質正之要也

新安王氏曰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五官皆齋戒受質惟宗伯不與蓋典禮有常無可損益故也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